

东庄西苑

接地气的作家

樊健军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时候,我算是他的“导师”,文学创作找导师,实在是有点牵强,好多行当需要承传,需要手把手的教导,但惟独文学不需要什么师傅、什么导师,文学创作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个人性、自学性和无师性。如果文学可以通过师徒的方式加以教授,那么李白的家族就会垄断诗歌的荣誉,曹雪芹的后代也会垄断小说的世界,而莎士比亚的子孙则终日可以躺在戏剧的舞台上吃个不完。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连大作家自己都很难写一部重复自己辉煌的作品,甭说去指导别人写出好作品了。

文学有大师,但文学没有大师傅。以文学大师傅名噪文坛的人,很多是远离文学本质的门外汉。但文学不是封闭的产物,“宅”在家里一时可以,“宅”一辈子的作家很难成为大师。文学需要交流,需要碰撞,交流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碰撞的方式也不一定非得是面对面。阅读是一种交流,网络也是一种交流,对话是一种交流,倾听也是一种交流。文学本身就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也是心灵与现实的交流,写作本身就是对交流的渴望而为。

虽然对樊健军的创作提不出什么指导性的意见,但我始终关注他的创作,一是工作的原因,因为我长期在选刊类的刊物工作,对当下的小说创作必须进行工作性的阅读,二是樊健

军的小说和我所喜好的那一路小说有着内在的“链接”。“链接”是网络上的一个词,但对文学来说,始终存在着某种链接,比如,你读苏东坡的诗,不能不联想到李白,这种联想其实是在思维里搭了个“链接”,网络上的链接是手动的,而脑子里的链接是全自动的。

樊健军的小说链接的是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路的作家,这一路的作家常常被文学史家们归结为乡土小说。与之相类似的说法还有市井小说。在我们共和国的文学语话里,乡土是有正能量的可能,而市井则有贬义的嫌疑。其实,在我看来,乡土也好市井也好,他们都是接地气的作家,好的作家是接地气的,好的小说必然也是接地气的。接地气的说法来自老百姓,接地气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包含有根基、有人气、有积淀等多层喻意。

在文艺界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叫“深入生活”,经常引起人们的歧义,因为处处有生活,你干吗另外去找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是在生活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价值的呀。但其实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人生活在生活的高端,有人生活在生活的浅处,有的人生平平淡无奇,有的人生活波澜壮阔,不是所有的生活质量都是等值的。深入生活的说法其实就是接地气的意思,好的小说必然和当下的生活血脉相连,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接地气的作家虽然看

上去很美丽,但实际是空中的阁楼、沙滩上的摩天大厦。

樊健军的小说很接地气,《水门相》这本短篇小说集散发着浓重的生活气息,甚至是那股沤过的青草的重味道,所以把它称之为“草根”,是恰当的。“这里有身体残缺的:高不过三尺的侏儒,眼瞎的、腿瘸的、耳背的,长着两颗脑袋的女人;有下三滥的:赌徒酒鬼,骗子无赖,像种猪一样活着的英俊男人,成天追逐男人的花痴;有装神弄鬼的神汉巫婆,也有性格怪异的穴居者,有洁癖的盗贼,也有靠纸扎活着的手艺人……这些人聚居在一个叫水门的特殊村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他们既有谋求生活的小智慧,也有玩弄生活的小聪明,既有男欢女爱的淳朴坚贞,也有遗世独立的悲怆孤独,既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温暖幸福,也有复杂得无法再复杂的辛酸苍凉,既有顺世昌运的得意,也有流世苟活的失落。他们不论‘食草的’还是‘食肉的’,各有各的方式,各显各的能耐,三百六十行都能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都有一套生存行规。”

樊健军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还写出了独特的乡村生活智慧。中国乡村的生存不像一些田园牧歌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那些自然条件困难的地域人们的生存更是困难而艰辛,有时候会失去尊严而活着。比如“长相英俊的青玉,女人们见人见

爱,却沦为种猪一样的男人,靠给女人借种而苟且活着;兵痞比岁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将自己的女人刺瞎双眼,靠了女人的掩护浪迹江湖。傻子阿三生就傻瓜相,谁也没想到他是个骗子,屡骗屡得手;文叔是个干净得有些洁癖的人,红白喜事都坐上房陪上客,一次酒醉后却泄露了自己,他是个盗贼;济堂老脚借了神鬼菩萨的嘴,骗吃骗喝,最终死在了贪吃的毛病上。”

这种乡村生存智慧很难用道德评判,它不时还会闪着欢乐的色彩。“高不过三尺的绣云偏嫁给了牛高马大的满地,绣云骑在满地的脖子上看电影、过河,他们的爱情让人忍俊不禁;分明是个瞎子,红绣又哑又聋,他们结合在一块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再美的东西有眼睛看到,再动听的声音有耳朵听到。”

作家虽然写的是世相,骨子里说的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文化,这伦理文化凝聚成乡村的生存智慧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伦理文化,松动或者板结我们脚下的这块文化土壤。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因此生生不息,也因此根深蒂固、负载深重。

记得10多年前,另一个江西作家叶绍荣出版了小说集,让我写序,当时我写的题目叫《野风浩荡》。他们有某种相似之处,那时我看中的是其“野性的思维”,而现在我则把樊健军的小说视为气升腾出的野果。这是我评论这个集子时的一个横向“链接”。

桃李天下

宋庆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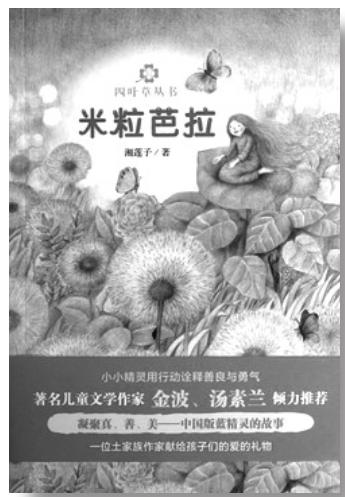
笔名湘莲子,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八

届高研班学员,其童话新作

《米粒芭拉》近日由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部童话讲述的是阿里爷爷家米坛子里的一颗米粒——米粒芭拉疯狂的幻想和行动。有一天,米粒芭拉跳出坛子,成为蓝色的精灵,并得到了其他精灵赠送的3枚魔戒,开始了冒险旅程。她帮助老鼠们找回了洁净的天堂生活,帮助一个哑巴女孩找回了自己天使般的声音,解救了中了魔法的花园、城堡、人类、动物……之后,米粒芭拉回到米坛子里,成为餐桌上一颗香甜的米粒,滋养着一个生命。作品文笔优美,想象丰富,饱含童趣却又意蕴悠长。



喻虹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九

届高研班学员,其系列

少儿成长励志小说《清

水河》《向阳而生》《说好要

回家》近日由未来出版社

出版。

喻虹自2010年起致

力于儿童文学创作,目前

已出版7本儿童文学作

品。在3部新作中,作者

将敏锐的笔触伸向少年儿

童特殊群体,分别描写了

农村留守女生宋词、残疾

少女唐歌、从小被拐卖的

女孩元舞的心灵成长历

程,以温暖清新的文字讲

述了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

事,教育孩子们如何在逆

境中战胜困难,实现自我

的升华。



曾维惠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九

届高研班学员,其童话新作

《成长的四季》丛书

近日由河北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包括《其实你

也很优秀》《琴键上

的花朵》《一个人的童

年》《长大不容易》4本,

从每个孩子的

个性出发,将他们的成

长过程讲述得活灵活现。

在《其实你也很优秀》

中,淘气男孩秦大鹏喜

上了种菜,盼望能种出很

多很棒的菜。为了实现梦

想,他几经周折,但从不轻

言放弃。《琴键上的花朵》

中,坚毅女孩柳叶因为

学钢琴,与妈妈之间上演了

一幕幕“母女大战”,硝烟

散尽,两人都有了转变。

《一个人的童年》中,自闭

症女孩儿香果,在老师和

同学的热情帮助下走出自

闭,重新走进阳光生活。

《长大不容易》讲述的是身

体畸形、从小被父母遗弃

的男孩儿鬼蛋儿的故事。

作品让人们关注到城市底

层乞讨儿童的生活。



□王干

□曾维惠

残酷地把优等生心里的痛化作他们头上的光环,还时常夸大的美丽,而

这光环闪耀着的光芒,有几分快乐,有几分忧郁,又有多少人知道?

我在鲁院学习时的导师、评论家雷达在读了《拆东墙》后,评论说:

“我喜欢曾维惠的《拆东墙》,故事中的优生姚天一想反抗自己的人生被设置,要逃离现实,文字里有辛酸的味道,有苍凉与无奈……她应该多写像《拆东墙》这样得文字,把孩子成长中严酷的一面写出来,写出他们精神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写出成长的曲折。”

小说《拆东墙》中的姚天一是众多优等生的代表:“在老班的眼中,姚天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优秀学生:成绩好,每次考试都稳居班上第一名;表现好,从来没有违反过校纪班规;有特长,书法特别棒,拿过省级书法大赛冠军……总而言之,姚天一是老班的骄傲。每当老班的同事谈到姚天一的时候,她总是眉飞色舞,唾沫飞溅,仿佛姚天一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学生,是她最珍贵的宝贝……”

因为太优秀,姚天一也不敢松懈;因为太优秀,姚天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为太优秀,姚天一内心的压力得不到释放,只能积聚在一起……终于,姚天一心中的压力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他做出了一系列让老师、家长和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这些举动可以用姚天一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出的三个字来体现——拆东墙。最后,闹得天翻地覆的姚天一如愿以偿——转学。在新的学校里,谁也不知道姚天一曾经是多么的优秀,他终于可以不做优等生了。不过,在阶段性测试即将来临时,姚天一又犯愁了,他到底应该让各科考出多少分才合适?姚天一说:“我在想,我拆了东墙,如何去补西墙?”

差生心里有痛,优等生心里也有痛,很多时候,我们极为自私、极为残酷地把优等生心里的痛化作他们头上的光环,还时常夸大的美丽,而这光环闪耀着的光芒,有几分快乐,有几分忧郁,又有多少人知道?

关注现实、关注孩子内心的小说,我的心虽然很累,但是,我愿意为孩子们放歌,唱孩子们心中的歌,不管是笑着唱,还是哭着唱,我想,这些歌都是最感人的,因为它们都唱出了孩子们的心声。

为孩子们写文字,我累并快乐着。

雷达老师曾鼓励我说:

“你给我的5个短篇,总体看来,文笔清新飘逸。

《老人·半夏·狗》这篇有民间故事中的

那种真、善、美,抒情味浓郁,叙述流畅。

你的文字,我总体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接近于诗化的、民间传统故事类型的

叙述方式;二是作品有现实感,关注底

层,题材沉重……你一定要坚持写关注

孩子成长的小说。”

有了这样的鼓励与鞭策,我想,我一定会继续和孩子们做知心朋友,一定会继续写能走进孩子内心的故事,一定坚持为孩子们的成长放歌。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发告示:“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白天是黑夜路,走黑夜是白天路,走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不知你是否经过绝路,没有经过绝路也敢谈成功?

无法超越,就绕道行走。真正的“移山大法”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至少我这样认为。

人,不但需要化茧成蝶的勇气,还要受得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痛苦。

但光受苦也不行,还要智慧,还要境界,还要突破性的笔墨和战略性的思维。

□张建云

从早春开始。想写好诗,应该在别人还未睡醒,你已在日出下思考很久了。

两只饿狼发现一片草地。甲狼大喜。乙狼不解:“你又不吃草,高兴什么?”

甲说:“羊爱吃啊。”说完飞奔而去。乙问:“你去哪?”

甲答:“我要把这个消息让羊知道呀!”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视力上的差距,而是视野上的差距。不同视力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不同视野却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

有人问,若两只狼,或一群狼都有大视野,岂又是一样的“竞争”与雷同?

参加过一档经济节目,一个商界奇才做嘉宾主持,问:“某地发现金矿,人

院中青年作家

高研班学员作品征文奖近日揭晓。

杨怡芬的《儿孙满堂》获中

篇小说奖,江洋才让的《炽热的马鞍》、赵光鸣的《代尔维什的

蚂蚁》获短篇小说奖,高凯的《乡关书》获诗歌奖,徐则臣的《我

看见的脸》获散文奖。

第十二届“作品奖”由作品杂志社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

办。该奖自征文以来,高研班学员踊跃参与,数百位学员寄来了参赛作品,《作品》每期用一定的篇幅发表应征作品,全年累计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逾百万字,诗逾千行。所刊发作品200余篇被各大选刊、年度选本选载。评委会高度肯定了参评作品的艺术水准,认为参评作品较为客观地体现了鲁院高研班学员的创作现状。

鲁镇

白杨生

鲁镇

白杨生

鲁镇

白杨生

鲁镇</p